◆品茗谈文

常念家国在心怀(上)

——肖毅彪文学作品集《似水流年》赏析

黄光荣

忽一日,作家肖毅彪拿着一本取名《似水流年》的作品样本来到我的办公室,请我为他作序。本想委婉推辞,看着肖毅彪执着、真诚的样子,我只好对他说:“先放我这,我看看再说吧。”

肖毅彪和我是战友,我们是同年兵,曾在同一个部队服役。虽然早就认识,但平时并没有什么交集。他在湖南日报邵阳分社做华声在线邵阳频道新闻编辑10多年,与他经常在市委大院内碰面。战友相见,也只是互相点点头而已。

答应了人家,又是战友相托,还是要用点心的,利用了几个晚上的空闲时间,抽空翻看了肖毅彪的这本集子。他的文章洋溢着浓烈的家国情怀,凝聚着精神文明建设正能量,蕴藏着许多人生所思所悟,让我禁不住为我们邵阳的这位作家,为我这位上进心极强的战友鼓与呼。

《似水流年》是肖毅彪继2013年出版的纪实报告文学集《人生何处不起飞》一书后的第二本著作,分《华年锦时》《锦绣中华》《朵颐四方》《上下古今》四个章节。

第一章节《华年锦时》中,收录了小说、散文等共28篇。像主打篇《怕游桂林》《四个月饼的故事》《哨卡打死“鬼”》《空中爆炸》等,写的是作者在部队那段刻骨铭心的可歌可泣的血与火、生与死的真实经历。曾有人说,没有军旅故事的人生不能算是完美的人生……正因为作者在青春燃烧的岁月,曾在祖国南疆边陲守边御敌,经受了硝烟的熏陶、血与火的洗礼,才有着今天不同寻常的壮阔胸襟,写出这种充满爱国激情,令人心潮澎湃、热血沸腾的好文章。

《师徒情缘》《押车》《厂办来了个女秘书》《相亲》《迟启的情书》《树林风波》等,写的都是工厂的故事,作品中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。这些作品一般都比较短小,短小的作品要写得自然且有韵味,就如戴着镣铐跳舞,确实是很难的。

作者很有才情,且看他写景:“祭奠完毕,坐在烈士倒下的地方,听着对面山上敌人用来壮胆的时断时续的重机枪枪声,看天空飘过的云朵和时隐时现的月亮,战友们的心情显得很沉重。”(《四个月饼的故事》)整篇句式短小,犹如弹珠跳玉,把当时现场映衬得真实而又悲凉。作者知识面丰富,词语的积累和运用往往恰到好处,比如《穿在身上的画卷》一文,用一段诙谐的文字对中国的旗袍做了精准描述。当然在这一章节里,作者还有很多充满生活情调的好文章,在此不再评述。

第二章节《锦绣中华》,收录游记散文34篇。这些文章,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,抒发了作者真挚的爱国情怀。

通观每一篇文章,作者行文活泼、结构严谨、层次分明,让人读后仿佛欣赏了一幅色彩鲜明、格调激昂的水彩画。比如《忘情武陵源》:“奇峰千叠,倒映溪间,离合明灭,迷人至深,青岩绿树与清溪碧潭相映,构成一幅幅天然山水丹青,把金鞭溪点缀成了令人陶醉的水彩画廊。”《奇山异水杨家界》:“人过山崖下,站在瀑前看瀑面,飞瀑如一条巨大的白头巾飘飘然,隔瀑看如走进了一面偌大的哈哈镜。再看潭底,青苔如织,碧水清澈见底,游鱼可数,水波碧绿荡漾,群山倒影再现,犹如画中游。”这些文章,难怪这么有市场,能够得到全国各地大小报刊众多编辑的欣赏和青睐。

游记,理性色彩的渲染无需太过浓厚。它应该是感性的、直观的,能够引导读者跟着作者的行(文)程自然而然地“身临其境”。作者大多能够很好地抓住景点的特性,把景区中的各处景点深化。仅以《走进洪家山》一文为例,作者采用由远及近、由近及远,或由上到下、由下到上,或从中间到四周、从四周到中间,把纷繁复杂的景物和一个地方的自然环境、人文历史,描写得井井有条、多而不乱,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,丝毫不显雕饰之痕迹。

除此之外,写游记既要有“面”的渲染,也要有“点”的精耕细作,还要有惜墨如金的粗线条勾勒,如此方能中心突出、主题鲜明。作者还能把握好遣词造句,往往恰到好处,文章做到了长不显俗套和繁乱,短不觉空虚和乏味。

(黄光荣,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、市新闻出版版权局局长)

瑶寨 罗哲明 摄

◆史海钩沉

陈与义与“都梁十景诗”

易立军

宝庆著名学者、近代文献学家邓显鹤在《南村草堂文钞》中说:“自来诗人多漫浪湖湘间,如少陵、退之、柳州及刘梦得、王龙标辈,皆托迹沅、澧、郴、湘、衡、永间,绝无有至吾郡者,有之,自简斋始。”简斋,即陈与义。

陈与义(1090—1138),字去非,自号简斋,洛阳人。钱锺书先生在《宋诗选注》中说:“在北宋南宋之交,也许要算他(陈与义)是最杰出的诗人。”这位杰出的诗人,在邵阳寓居了八个多月,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,其中“都梁十景诗”(《云山清晓》《法相洞天》《武陵春色》《渠渡晴岚》《古山瀑布》《济川回舟》《龙潭夜雨》《宣风雪霁》《横江晚渡》《枫门落照》)见于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以及康熙、光绪《武冈州志》,而不见于陈与义各种版本的诗集。因此,武冈学者萧泽曜、周清澍等人把十景诗判为托名之作,否定是陈与义的作品。

萧泽曜先生还指出:“其实陈与义当时只住在武冈东乡,离武冈城100多里,他并没有到武冈城,更不可能去武冈十景之地游玩,这些诗不会出自陈与义之手。”周清澍先生说:“武冈十景,有的在州城,也有在城外,陈与义寓居武冈军的紫阳山,距武冈城180余里。陈与义除偶尔到邵州城会友外,字里行间毫未透露他曾去武冈州城和在武冈遍肆游览。”清代文献学家邓显鹤对此问题较为谨慎,他对陈与义的“都梁十景诗”没有评论,只说:“以旧志相沿已久,不便删也。”

明朝中期的志书上就出现了“都梁十景诗”的身影。景泰(1450—1456)年间政府组织人马修撰的《寰宇通志》卷五十六“宝庆府”,其中有“都梁十咏”,完整地记载了陈与义的这十首诗。天顺(1457—1464)间撰修的《大明一统志》,虽无“十咏”名目,但在“山川”篇的古山、宝方山、云山、枫门山条,“宫室”篇的宣风楼条,附有与《寰宇通志》同题咏景诗,皆称是陈与义所作。嘉靖《湖广图经志书》,出现了《法相洞天》《渠渡晴岚》《宣风雪霁》《枫门落照》,都标明是陈与义所作。更有甚者,在明初编纂的《武冈州志》中,已有《枫门落照》和《法相洞天》两诗,保留在《永乐大典》的残卷中。这说明“都梁十景诗”其来有自,可追溯到宋元时期。

南宋武冈军知军姜桐云:“建炎庚戌,公(陈与义)因避地挈来紫阳周氏甥馆。”甥馆,意为女婿家。陈与义在武冈的八个月时间里,是否一直生活在紫阳山附近,只偶尔去一下邵州城吗?宋人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线索。南宋学者刘辰翁写有《武冈军沅溪书舍记》:“武冈本骚楚之国,有向氏自芷、沅徙居沅溪。沅溪之老人曰‘林下翁’,遇濂溪,垂髫学焉,晚犹及见靖康之乱。简斋过之,相与言濂溪旧事,日相得,因爱其山水,卜翁邻,屡赋诗。去去又百年,而鹤山(魏了翁)来,翁之孙曰大雅翁者,事之如简斋,而鹤山亦愿留简斋处。”沅溪书舍在何处,南宋武冈知军牟巘留有文字。牟知军曾经应这一迁徙到武冈的向氏族人向敏衡之邀,为沅溪书舍题过字,并留有文字:“都梁北乡,士多好学。有向君敏衡者一日访予,语甚质,气甚夷,礼甚度,予心异之……书满精庐芷绕门,门前流水出于沅。”都梁北乡在现在洞口一带,大家原以为,陈与义只活动于紫阳山一带,现在范围一下子扩大了许多。

陈与义有没有到过武冈城,还是让陈与义的诗歌来作答。《陈与义集》卷二十四《入城》:“舴艋泝溪来,款段踏山去。入城缘底事,要识崎岖路。稻塍白纵横,茅岭青盘互。牧儿歌不休,孤客自多惧。士行犹运甓,文公亦习步。我敢忘艰难,冲烟向荒渡。”紫阳山延伸的城只有两座,邵州城与武冈城。“泝”同“溯”,逆流而上,如果是到邵州城去,只要坐船顺流而下即可,而且根本不用走山路。只有到武冈城去,才需逆流而上,并且要走山路。诗歌中用到了陶侃的典故。晋朝陶侃,字士行,在武冈做过县令,后任广州刺史。到达武冈城时,陈与义很自然地想起曾经的武冈县令——陶侃。

陈与义到过武冈城,这是诗人自己交代的。这样一来,诗人遍肆游览,留下“都梁十景诗”,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。

(易立军,中国屈原学会会员)

◆煮酒论史

李剑农教书育人轶事

陈扬桂

李剑农(1880—1963),隆回县滩头人。

1933年秋,李剑农到武汉大学任教。他学富五车,但架子全无,对学生很尊重,教学中很注意发扬学术民主。有一个四年级学生陶元珍,对《三国志》和历代经济史都很有研究。李剑农很赏识他,在课堂上,讲到某件事例时,经常笑着问:“陶元珍,你的意见怎么样?”陶起立鞠躬作答:“先生讲得不错。”于是李剑农微笑着说:“那就好了,陶元珍同意就没问题了。”陶元珍次年考上北京大学史学研究生,后来在广东、浙江、湖南等地的多所大学担任史学教授,著有《补三国食货志》等书,成为著名的三国史专家。

李剑农到武汉大学任教不久,中日关系日趋紧张,时势变化剧烈。他的教学很注意联系当时的现实,引导学生把学习历史和研究现实结合起来。他还建议当时教授中国近代史的陈恭禄老师,让学生每半月或一个月写一篇《中日邦交的演变》。有个学生每次写好后就抄一份送李剑农审阅。李剑农不但看得非常认真,而且详加批改,并嘱咐到了年度结束,把它整理成篇。后李剑农将此文发表在学校编印的《珞珈月刊》上,对该学生鼓舞很大。

武汉大学1937届毕业生施应霆,在《邵阳文史》上撰文《怀念恩师李剑农先生》,说到“剑师”不仅对在校学生关怀备至,对毕业后的学生也要扶上马送一程。他以自己为例,说他毕业后应聘赴陕西执教,临行前,去向“剑师”告别。当时,正值抗日战争爆发,“剑师”纵谈西北辉煌悠久的历史、文化源流、经济变化,以及英雄人物的光荣业绩,指出这些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,要他把史地课当作爱乡、爱国、爱民族教育的重要阵地,牢记“读万卷书难抵行万里路”的古训。李剑农的一席话,成为施应霆扎根西北的强大动力。8年中,施应霆踏遍陕、甘、宁、青4省,沿“丝绸之路”故道,经河西走廊,直达嘉峪关,访史寻踪。最后将探访研究所得,在抗战胜利前夕,写成《西北史地纲要》一书出版。

(陈扬桂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◆昭陵史话

老回龙寺与新回龙寺

阿 旧

回龙寺镇,地处新宁县东北部,东接巡田乡,南邻清江桥乡和东安县水岭乡,西抵马头桥镇,北交邵阳县河伯乡,是新宁县第二大镇。1995年撤区并乡,今回龙寺镇由原回龙镇和莲山、军田、塘尾头三乡合并而成。原回龙镇,明清时属双滩村,民国时属西喉乡。境内名胜有风神洞、燕子岩天坑、资深书院遗址等。风神洞,万历《新宁县志》称:“直入数里,四时多风不息。”资深书院遗址在百年名校新宁二中内。

回龙寺镇,是以寺名为地名,原寺建在夫夷江东岸蜡山坪的坝口边。光绪《新宁县志》称回龙寺建于“元至圣元年”。元代无“至圣”年号,“至圣元年”或是至正元年(1314)之误。

古时运输多赖水道。新宁夫夷水航道,可通木帆船和流放竹木排筏,上可抵广西资源,下可沿资水通往邵阳市、新化、益阳、洞庭湖……回龙寺为新宁夫夷水航道要地,古时津渡众多。据光绪《新宁县志》,单“双滩村”就有双滩渡、苗竹渡、黄石渡、水坝口渡等多处渡口,而以回龙寺渡最为繁忙。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,回龙寺渡仍是县北境通往东安、武冈、隆回等地的重要通道,日渡运量近千人次。

回龙寺镇境内夫夷水南北纵贯,至蜡山坪的回龙寺段,水流平缓,土地平阔,多良田。昔时人们拦河筑坝以灌溉田地,光绪《新宁县志》载“双滩村”有贺家车、泥坝、军车坝、石坝、蔡家坝、老虎坝、回龙寺坝、双滩坝等堤坝,其中回龙寺坝溉田最多。其地户口繁稠,商贩聚集,在蜡山坪的回龙寺旁逐渐形成集市,称为回龙市。因本地紫阳话寺、市不分,又作“回龙寺”。

道光《宝庆府志》载夫夷水右岸为“老回龙寺”,对岸为“新回龙寺”。这里的新、老回龙寺正是指集市,而非寺庙。老回龙寺即上面所说的蜡山坪回龙寺旁的回龙市,而与老回龙寺隔河相对新形成的莲山集市,便称为新回龙寺。新回龙寺即后来所称的莲山老街,1988年曾在此一带建莲山乡。

新回龙寺兴于清代中后叶,口岸码头比老回龙寺更平缓,泊船上岸卸货更易;沿河田地平整开阔,也更利于人口繁衍和集市扩大,因而在早中期,新回龙寺大有后来居上之势。不过,回龙寺境内地域和人口以夫夷水右岸居多,老回龙寺东南可辐射本县西喉(今回龙寺南和巡田乡)、小溪(今一渡水镇)等村,根基深厚。而新回龙寺西北为三心、架冲两团(今马头桥镇),此两团属武冈州。新宁原隶属武冈,但自雍正初改直隶宝庆府。州县区划之隔,也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新回龙寺区域的发展融合。

20世纪八十年代后,水运淡出,陆运兴起,夫夷水右岸的老回龙寺成为新宁—邵阳和新宁—东安公路的交会点;而连接左岸的集发电、水利、桥梁于一体的老虎坝大桥,则离新回龙寺有十里之遥,更使得新回龙寺对老回龙寺追赶的希望成为了泡影。

(阿旧,新宁人,文史学者)